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盡三十日丙

中

二十五日辛卯鄜延張俊韓時中涇原環慶馬千等皆至京師稍安靳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初朝廷發

金字牌徵兵隴西内侍官暗留不遣及馬千等至皆云不見金字牌但云開京城危急來赴難由是發覺故斬之二十七日癸巳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韐送馬擴下獄㝎齋自叙曰先是被童貫之命招置真定中山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御擴急趨保州取家屬南歸復過中山見烽火連舉五把次日至真定劉韐委擴提舉四壁守禦靖康元年五月七日拜上登極赦擴客遣人入京具畫一奏劉具説金兵南下步騎無二萬人又時已春首彼

雖久留乞堅守京城不輕出兵括取官私馬無慮三萬足召募敢勇必戰之人各授器甲略閱隊伍每五千人為一領分屯要害控扼諸道勤王之兵併力齊進預戒河東河北多設邀截彼不過二月中必退京師之兵躡其後河外之兵邀其前彼方阻河勢追乘機擊之可使匹馬不回後因職事與紿之子新授浙西市舶提舉子羽議論失歡子羽乃與路分鈐轄李質等同謀譖害之癸巳擴晨往謁紿坐未定紿密備兵卒在庭呵擴下曰

爾安得反可斬之㩦大呼曰時事如此方用人之際豈可聽小兒子譖誣欲害士大夫乎鉿曰不干渠事㩦曾擴與令嗣提舉不足衆人共知何謂不干渠事且公欲斬人亦須責文狀否鉿辭曲不復言斬乃曰送之有司遂置㩦于獄中子羽作奏劾誣以約金人獻城事二月得旨令提刑司置院根勘具的確情犯聞奏　同日降指揮爲犒大金金帛未足攉行根括　聖旨朝廷近爲大金攻圍京國方講和議須藉金銀幣帛數目金銀最

為緊急雖各分定拋認之數尚慮告諭一節或為民害遂令除去下今已來權豪殊不體念國家之急所納之數金全稀少可自今月十七日為始應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數或以埋藏或以寄附限兩日盡數赴元豐庫大觀庫左藏庫權貨市易務都茶場送納金每兩價錢二十貫銀每兩一貫五百文先次出給憑由公據候事定支還若限滿不赴官送納並許諸色人告陳于金銀內二分一分充賞犯人取旨重刑斷遣知情不告與

同罪除開封府見于豪民之家分認數目送納外餘逐色目逐家已行科定金銀數目指揮更不施行尚書省劄子殿中侍御史李奉議奏臣等伏惟近降聖旨借士庶金銀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武官內安排特與選限不礙正法理為官户注授優便差遣臣等訪聞民間供輸今已累日其納數多可應前項指揮者臣等欲望聖慈付有司條具以聞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其或有願田舍乞以近拘收到房廊物業量價給

還廢使人心懽悅樂于輸納以濟一時之急謹錄奏聞
狀望聖旨依奏是日晚專領收簇大金犒賞金銀所據
左倉庫中有廣福坊李隷已納金六百七十四兩銀一
萬四千七百四兩九錢葛闢金六百兩銀三千五百七
兩奉御寶批李隷與成中郎葛闢與保義郎凡進納皆
與百戶以勸來者　李綱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
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用兵　傳信錄曰是日同
執政上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上曰金人兵張大其勢

然得其寔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舊卒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絶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將帥檄取誓書須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

二十八日甲午种師道使姚平仲進兵逼其壘敵不敢動　南歸録曰种師道以四鎮不可割與李邦彦議人人異同唯李綱議與師道合師道問沈琯金人初來事琯對曰河灘若有千人兵守之金人豈至都城師道曰不然金人至此如何却去又問琯河北地形及邀截之狀琯對如上李右丞書同師道曰如公之言此至塞上無匹馬矣琯復問師道曰今日如何處置師道曰公見得敵寨中有粮否琯曰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令至城外

取金帛女子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閒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師道云如公之說昨日生擒二賊割腹視之食已黑豆今當逼賊營劄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過五七日間彼自折沮矣琯又出一劄子呈師道曰金國長驅直犯京闕蓋緣中國失謀今日之謀豈可再失哉執政大臣力主講和之議然金帛果充其數乎三路之地果能棄乎已議講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盡兵回之後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姦人借宗廟社稷

之重以勸人主而爲全身之計或張大金人之勢以脅朝廷而成其講和之功殊不思異時之患人有甚于今日也聞金人見造浮橋馳驛班師若遷延失機濬州橋既成尼堪之兵繼至將有噬臍之悔矣兵貴速拙不貴巧遲伏望宣撫樞密使詳酌斯言斷以不疑而早圖之宗社幸甚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書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人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

之將征伐于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下居則纔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己進取所晝軍事皆從中阻壞之故也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鄰入境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恥

辱之時也而道路藉藉皆言宰相大臣與將帥異謀朝夕喧爭未有定論審如此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帛既不足金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諸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明弗信也若金人必要金帛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于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

而後私厭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黜之耳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乎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黼坐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屈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婪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人況事直師壯人有闘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

歟猶闕之時也願申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黙不能惟陛下裁擇

三十日丙申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京師傳聞太上皇到泗州蔡京童貫等建議留高俅以侍衛兵扼泗州太上皇南去人心不安陳東乃詣登聞檢院上書曰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曽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彦朱勔等六賊

罪惡已誅戮又于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
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南去恐邀遮渡江假藉威
勢遂生變亂之禍乞追數賊復還闕合正典刑別選忠
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施行
雖聞王黼李邦彥已嘗施行然罪大譴輕未厭公論京
勔父子攜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
疑懼臣竊謂朝廷方有軍旅之事未暇議此以故未敢
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于敵國之兵皆舉

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于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仲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切持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之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只令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趨浙江其隨駕兵士盡為羣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

時衛士舉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建親兵以弓射之衛士中矢自橋墜者凡百餘人高俅兄弟在道傍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在其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下所共知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于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

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開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煥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健之精兵朱勔有同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里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

之勢敵國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尚之不可少緩者正在此耳陛下何尚不忍于此耶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聞縉紳之言曰師成為人真是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靜其寔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

當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
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名
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一或背違輙行譖斥
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
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以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
正在于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
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舊充使臣之役即是天
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非特以左右

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閒其中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為名特赴廷試卒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曾進納及非從補授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應進士舉者閒每名獻錢七八千緡師成便為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為既衆即又傳令張補等將上其它權倖遂相效以賈利師成寔啓之每遇賜名唱第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公道在廷之

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為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人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耳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賂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濫建官吏賸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頼之輩濫恩横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偷盜官錢不知紀極不察其所為而感其足恭詐偽必以為真能廉静者此所為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妄似聖大詐似

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内朝善覘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性取之因緣為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嘗躭嗜無厭不覺遭其毒手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在陛下離明獨照洞鑒其姦必不為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勔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在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于此八之手羣賊等輩倚為奥援太上之心胡可得哉

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特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比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盖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唯此數賊實常撓之而蔡京攸者沮遏猶力頼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賛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謳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楷來到殿上而師成實為謀始此意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争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

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久欲不利于陛下方陛下在東宮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于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盡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唱為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怙終隂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志童貫蔡攸近與

金人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退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性匆悛未必肯利于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毋使滋蔓蔓難圖也竊以今日敵國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己至遜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皆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為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畧不

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外侮之釁實自羣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墻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如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啚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隨行軍兵予以厚賞使各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執恭

齋陛下親筆奏書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遂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者見譙曰上方以敵國為患子猶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一計而乃汲汲于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先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乃不然者敵國之患止于手足羣賊之患寔為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痾豈能為患今敵人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難寧忍

棄之一旦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敵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矣廟堂之上惟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知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仇讐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唯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幸陛下留神詳讀天威罪當萬死　貶洪師成節度副使安置差遣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　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歐陽澈官大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梁師成字守道始以小璫親文墨得侍上師成能任數且謹密主傳道上旨遂親信初依賈詳為書藝局詳死故師成專以奇巧始得君久之為睿思殿文字外庫益用事矣政和間延福宮艮嶽建明堂改

作宣德門時已陰主上文書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裏之內為闗決上每宿于外則師成入處殿中因于文字外庫擇能文筆吏隸其下凡御筆號令批答率命其徒以自代後來宰臣執政至于侍從多其門生王黼父事焉亦有望風而不獲進者其若害政敗國首為宗主嘗自目為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叙拜為兄弟行數丐上曰先臣何罪大抵不揆凡若此其後淵聖皇帝即位太上皇帝南幸羣姦懼為正人所圖乃留師成宮中以防

其內外則託李邦彥相與固天子意然師成卒得罪縊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詔贈太師或謂坐太上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沮異又以表裏王黼云別錄云貶彰化軍節度副使行及八角鎮而死

金人第二狀　右臣昨奉御前劄子女真前鋒至闕及覩赦文欲遣使和會臣嘗于正月二十七日奏以為若許和會則金人必有邀求今若縱之使去後必復來遂有輕中國之心乞遣騎邀擊及預令河北邊鎮出兵斷

其歸路臣乞候錢盖到交割訖前去國門願假臣騎兵
與諸將併力追襲未奉處分臣竊謂中原有警臣自合
領本路兵及弓箭手等差守倡押赴京畿外契勘臣昨
于去年十月以京東盜賊盡静蕩平班師後因病再乞
宫祠伏望聖慈矜憐特與所乞差提舉崇福宫近者奏
乞與諸將追襲敵兵出于愚衷以世受國恩于義當國
家緩急之時所宜力疾自効不應端居養痾今來臣已
自徐州南京拱州路前去國門聽候處分伏乞睿慈特

降處分如敵馬自今衝突即乞早假臣兵領請尚書省
取稟前去如朝廷已别有施行處置無所用臣顧方陛
下即位之初臣子之情莫不願顧瞻清光兼臣有前任
京東安撫使本路急切利害然不敢輙乞朝見敷奏伏
乞特恩許臣到闕引對奏陳訖或至于尚書省投納訖
前去潁昌府揚翟縣居住須至奏聞者右劄會臣已於
正月三十日當日離任起發前去伏望聖旨檢會前奏
早賜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盡四日庚子

二月一日丁酉朔姚平仲刼金人寨不克敗績楊可勝被執為斡里雅布所殺　中興遺史曰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議唯李綱非之及种師道至議論與綱同上意頗

和又姚平仲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天聽又一日
上遣使伍輩促師道戰師道奏請召大臣熟議之君子
謂師道主張不定其意在乎敗則分謗也乃與李邦彥
李綱吳敏同對于福寧殿皆言可擊上問兵期師道請
過春分節上以為緩乃密遣平仲及楊可勝等取二月
丁酉出兵劫摩駝堈大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
國家遣親王宰相和議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
臣不候聖旨往擊敵上許之是日也用術士楚天覺尅

捍刼寨之日漏語于數日之前都人户户知之又植三大旗于開寶寺皆書為御前報捷字仍于封丘門上張御幄以俟車駕臨受俘獲都人塡隘于衢路顒待捷音平仲可勝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鷂子兵以掩官軍平仲等大敗可勝被執夜漏猶未盡上既聞其交鋒急詔李綱出援應接傾刻之間使者三至既拜命戍戌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行營前軍統制張撝右軍統制石濬中軍統制辛康宗左軍統制劉佃後軍統制

王師古敗戰統制范瓊等悉出封丘門遇金人皆敗陳福殁于陣中官軍披城歇泊己亥再戰又敗庚子開門放官軍入城唯選鋒統制韓世忠先往應援東明縣獲勝而斡里雅布得可勝而問之曰兩國已通和又來刼寨何也可勝曰可勝以勤王兵到京師三軍欲戰故可勝率之以來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懷中奏檢示之斡里雅布怒遂殺可勝　中興姓氏忠義録曰楊可勝陝西勇將可世弟也大金薄京師自陝西領兵來勤王上與大金

講和密遣可勝以兵五千須劫其寨可勝奏曰此行決
危又恐失國家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云臣不候聖
旨自往擊賊上許之時夜劫大金寨敗績被擒大金斡
里雅布問宋國與我和盟又劫寨何也欲併力攻城可勝
曰非主上意可勝自來戰爾斡里雅布不信可勝出懷中
奏檢示之乃信斡里雅布大怒而斬之世哀其忠　靖康
前録曰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謀二十八日已徧傳于
都下至期出師將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為先鋒驅

五百敢死士直抵敵營刼二寨皆空至第三寨敵已持滿執挺以待之前軍殊死戰援兵多溺于溝中西將陳開死之通回視其軍重傷已半敵騎自北而南夾攻其後通之衆益不敵棄弓矢以三百騎突圍而出見平仲急揮令上馬西竄敵已衝散其中軍追至板橋乃回二日戊戌斡里雅布奉書問刼寨兵馬書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南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于大軍營西南刼陣前來當司量遣兵隨路禦逐

曾未踰時殺傷兵卒甚衆所獲器甲鞍馬其數多緣當

司不識是甚處兵及從何來願示其詳謹奉書奏聞謹

奏

朝廷報書　上遣宇文虛中往敵營報書曰大宋皇帝

致書于皇子郎君比者大金軍至京城方懷恐憂廼承

寛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社稷貽慶子孫恩義之

重實同天地前日王汭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并

金銀等數亦從寛假尤荷恩義之重自非懽好之重何

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悉從改易并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事因既鬧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likely約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統諸路軍兵作過尋令根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俟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其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行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妄

動者有三論彼此强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
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苟
思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窂相親王特遣詰
軍前為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亦重豈忍置而不
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
聰明果敢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所以當日未敢遣
使人便還深愧遲滯尚兾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
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敢渝今遣資正殿大學士宇文

虛中持書布叙并賫所授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詳此洞照謹白宇文虛中為簽書樞密院事持報書使于斡里雅布軍前姚平仲等既敗乃除宇文虛中簽書密院事使于斡里雅布且言平仲等擅用兵甲幾誤和議因遣副使交割三關之地李棁沈晦路允廸秦檜程瑀奉交割之地姚平仲擊金人不利罕執亟議召李棁持國書割地以和并奉地圖沈晦奉誓書路允廸割太原秦檜割河間程瑀割中山李綱入對不得初李綱與金

人對壘士氣百倍而宰相會食中官僎奏竒兵刼寨敗
衂宰相乘之奏上前張皇敗勢以謂王師皆殁無可復
戰大事去矣日暮休兵宰相又奏危亡在即李綱入對
至閤門為中人所隔不能入晚聚都堂宰執等再奏堅
執和議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正當再擊之耳何遽喪
氣乎宰執皆不聽

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种師道出師敗績可正典憲乞
罷綱等种師道罷為太乙宫使李綱罷行營使

傳信錄曰二十七日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

國者候其芻粮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師檄取誓書須三

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喜爲

然衆議亦允即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舉事葢陰陽家

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其約

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政和間爲童貫

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召對内殿賜與甚厚

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

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步

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里雅布者取康王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行營司夜半上使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中軍左右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于班荊館天駟監分命都將范瓊王師古等會敵騎出殁鏖戰于幕天陂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

射却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刼寨為敵所覺
察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十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
節制為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閧然謂西兵勤
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皆為金人所戮無復存者上震
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里雅布遣使以用兵特將士所為
不出上旨請再和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語使人曰用兵
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連非朝廷意㸃議欲縛余以
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余尚書右丞親征行營

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職事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于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閤罷命乃不過退處浴室院待罪初三日也　尚書左丞蔡懋為行營使

靖康遺録曰李邦彦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傷之遂與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為行營使諸統制既回綱已罷矣蔡懋之為行營司也士卒令卸器甲保伍麾去不用方革去權閫提舉城壁如梁方平等又

盡復之始金人見邦彦除太宰軍中輕笑曰南朝果無人及綱師道主行營都統則堅壁不敢亂出一騎至是闢二人罷復縱數百人騎自北直東薄城下間以矢石中城上城上輒復者懋皆令笞之乃至請布囊數千它器稱是揚言利以貯金移寨而反資之以土囊塞河夜半有以内侍傳宣啓東門出者頼門吏反覆詰之不可而去皇城火禁並以軍法輒有紅燈籠置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獨角皂旗其中飾以鴈非本朝軍中物人

騎覘之京師居民震恐慮有不測　靖康前録曰是日以蔡懋領行營司乃邦彥等謀也人情恟恟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禦兵不得放矢石范瓊馬忠披城剳寨外餘兵盡退入城敵復大肆衆謂懋懷二心官有隂為内應者城中大恐敵焚北郊煙焰亘天乃以十餘騎誘官軍設軍伏于道左一步卒射之中其馬首敵遂引去

鄭望之押珠玉赴軍前回　鄭望之奉使録曰先是二十二日宣召稅與望之對福寧殿上云國家無許多金

銀禁中卻然有珠玉等卿等可通去商量以此准折有一內官傳宣便令出門到寨中金人留孳生監三兩日即移寨牟駞岡過孟陽河一二里不以王汭來云皇子郎君已知樞密侍郎來傳語樞密侍郎緣打毬罷覺頭痛畏風若別有事商量候晚閒相見只為犒軍金銀此已別差一番使人去更不須相見望之度不可見即語王汭云國家委無許多金銀皇帝甚不足早來宣詔云禁中有數世寶藏珠玉及象牙犀角欲以此准折王汭

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等別做一日便押取來須有商量回城中時申時後入對福寧殿具奏前件語言上云豈非二太子先去了也連云是是望之初不測聖意後來閒得術人楚天覺曾奏云敵分野大將星已殞又曾對李綱云可惜許走了助成綱叔寨之計楚天覺深有力焉當時雖是傳聞後來見綱自撰傳信録曰本期二月六日起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先期于二月一日舉兵以此知所傳皆實又云珠玉待盡搬在宣和殿一齊將去二十九日宣詔宰執等同對福寧殿上

云珠玉煞不少盡在宣和殿可同過去看自福寧殿西廊下轉過宣和殿珠玉皆用籠匣盛放内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盃外碾成螭龍行云此盞只碾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却過福寧殿令梁師成專管津搬赴軍前令稅與望之同共管押前去二月一日同稅出城其珠玉犀角象牙等盡在野地頓放太師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稅袖中出數目劄子耶律忠云樞密且坐只與侍郎去交割却到野地鋪褥地坐有

歸朝官六七員在彼逐旋擡過珠玉來耶律忠云皇子郎君教逐件估出價錢望之云此皆希世之寶凡目所未覩如何估得價利有一歸朝官向望之前附耳云估價是好意侍郎高估價不妨望之遂逐件約貎高估價錢通計價錢百萬緡耶律忠回笑云皇子郎君甚喜傳與侍郎明日相見皇子郎君道少許多金銀却着這些價錢準折待要做恩致是夜要四更多時劉都管高叫云相公憑起你家人馬來廝殺也廳前大燒起柴火

明康王頗驚駭望之密曰若王師勝彼必不敢害我也即若他勝大王在城外已半月日豈預知劫寨事政不須恐康王頗以為然二日斡里雅布請康王及邦昌等相見帳前劉自家旗幟數百面俘擄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斡里雅布云待道是敵來怎生有許多敵相公遽只可道朝廷不知也次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割珠玉之意及邦昌所説上云已錯了又云恁地後怎生整頓得起望之奏又云三鎮豈竟交割勢必

用兵城下之盟姑隨順使去耳譬如富人家有賊三兩人晝日踰墻而主家知覺然得力強壯僕子出外幹事只有老卒稚童婢妮之類在家如何擒捕得獲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陛下在東宮時聞朝廷人才軍政紀律都藏財用將帥士馬如何大臣為陛下畫用兵之策但有可擊之理而不知無可用之人此不思之甚也上又云已錯了初种師道以謂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道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須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繫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

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遣使三兩輩勢須逗留半月重岳寄肅彼必不敢遠去計敵孳生監粮草漸竭勢須北還矣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貳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李綱急于邀功以為迂濶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先父師環慶時奏辟古為副都總管望之於此時識平仲無廉恥誕妄人也嘗以度金帶質市易務錢數百千後事露古償之後來童貫以乃父之故成就横行遥郡後從貫平方臘回京師嘗来相見誇大殺獲魔賊之多綱信其說意謂可以殺金軍如殺魔賊也

四日庚申臣寮乞李綱依舊右丞　臣寮上言臣聞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肱股之任雖愚情無知之人亦能歌舞忻忭況忠直有識之

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責也以大事論之則臣别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被堅執鋭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之所難能也然一人之智安能盡千萬人之所長惟聖人能兼之諸葛管蕭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之說然劉備不謂其謀為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其所長而用之陛下若為李綱短于用兵令罷營使則已若更脱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

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徵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也竊慮壅遏之弊自此始也臣不勝區區為陛下痛惜之伏望陛下察李綱孤立寡助特發宸斷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意進退人材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臣于李綱素非親識亦無一日之雅然採簽言獻于陛下也勿以骨鯁而棄之取進止靖康前録曰先是二十五日綱自奉常除兵侍郎宰執辨事于榻前白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

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書生之言至于此今日庭辨尚敢爾耶邦昌從旁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行營司邦昌等憤綱皆謂綱可以任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及正月一日刼寨之敗邦昌等以綱不從和議間官軍失利乃置酒都堂快其夙怨故臣寮有是心御史中丞許翰上言乞復用种師道臣伏見宣制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宫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

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勇不衰而獨聞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于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云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請質之孟子臣恐左右大夫一旦之論

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乃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能走楚軍畧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十九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自吕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于趙用趙括蜀用

馬諛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畧縱横使之當敵制變卒用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嘗謂不可用也今令師道復統河北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畏易以成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畧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之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邊方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

臣恐西南一帶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為金人之所為困于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闇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于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為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御陛下之恩自頂放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喻也或謂師道足

不良行害于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誰為輕重若孫臏坐輜車中為齊軍師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尊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

靖康元年二月許翰為御史中丞先是金師北歸師道見上言金人不知兵俟彼惰歸衆其過河半擊之決勝可也上不從師道數息必為後害尋罷為中太一宮使翰累疏言師道不當罷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翰見師道言姚平仲城下用師之失師道言我衆彼寡但分兵諸寨控守要害使粮道不通可破矣翰歎息其言復上此奏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至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史致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盡其日

五日辛丑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彥用李綱种師道書曰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

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黙判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彦復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

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彦等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竊聞邦彦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下之計蓋時中邦彦初見事有驚各以差除

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正欲于倉卒之際各有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

婦等無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甞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雖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安中者之力賛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可否于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

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彦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廼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禄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家之大計蓋邦彦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敗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金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敵人之謀急則請和緩則欲戰乍喜乍怒變詐百出

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梧聞陛下促任李綱自知志不得逞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敵擒矣則是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聞邦彥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粮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況河北寔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是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

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控扼二隣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敵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彦等便

欲棄祖宗之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否切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社邪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強敵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繫非輕邦彥等忍棄之邪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

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功成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彦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欲作驚怖之狀争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彦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彦姻家必為羣姦力排李綱以助邦彦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彦等黨與前日邦彦等

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彦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執大臣下

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計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者邉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剛妻孥未嘗遷徙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以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邉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

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敵請和遂欲罪綱以謝敵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彦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葢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返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主君任賢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若師常勝則古何憚用兵邪但論師臣勇怯兵力彊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

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彦等援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與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彦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彦等豈有他故哉葢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彦與不去之間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嘿嘿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李綱种師道既罷李邦彦堅主割地之議遣使議和陳東發憤伏闕上書太學生具襴𮪍會于宣德門下者數百人同日軍民數萬會于宣德門同太學生伏闕乞用李綱是日會敵復

攻城軍民數十萬不期而會于宣德門下擊登聞鼓遇
内侍朱拱之撕擘死骨血無餘又邦彥適過軍民罵曰
李邦彥汝是浪子豈能做宰相拾瓦礫擊之邦彥躍馬
奔入朝堂乃免由是内侍官撕臂殺之張道濟而下死
者二百餘人淵聖登宣德門傳旨撫諭開封尹王時雍
以兵士數十人簇定東又命劊子數人不離左右主管
殿前司王宗濋亦殿前兵來往巡視東挺身于斧鑕之
間時雍宣言曰太學生以布衣敢刼天子當行誅戮而

淵聖命中使宣諭故東得免死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綱捍賊兵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為尚書右丞盡蕪舊職仍兼提舉城壁守禦便促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曰右丞且與百姓為主綱亦言曰綱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足憂促歸照管老小是日斬首亂者十餘人移時方定邦彦等譖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邦彦惶恐乃乞致仕

傳信録曰初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

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撾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碎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民所壅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皆臠割之雖毛骨無存者又詬罵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毆擊之皆走散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內對余聞命惶懼固辭不敢行而宣詔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

院由宋門街抵馳道趍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盖怒其傳旨之緩也見上于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師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禀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盖不復有用兵意　朱邦基靖康録曰初五日會太學生陳東千餘人伏闕上書訴邦彦孝迪野秘懋等懷姦明綱無罪

而罷社稷其危乎請復之國中軍民聞以為義不約而會者幾數十萬人且乞復种師道蓋師道之罷諭士猶未知也書奏上遣腹心臣門下侍郎吳敏諭以德意樞密耿南仲且訪求民情焉又遣內宣傳云才俟金人退師復綱舊職諸生謝恩師退而軍民固留不可圍之百匝以至老父泣涕懇切言曰爭鸞輿不出固守乘城以活我國人者李右丞也進逼敵營衛我國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樞密也危社稷棄國人罷我右丞樞密以資寇者李

邦彥李棁蔡懋也諫官御史無一言及之頼諸公義不愛其軀危言扶傾持顛衛我國人期于得請而後已與其死于敵人之手何若觸逆鱗而死于君父之手乎人之有欲天必從之幸諸公遲少頃俟宣李右丞种師道即去未晩伏闕自卯至午山呼震響聞數十里以致取登聞鼔而撃之破以助號慂之聲使九重聞之久而不報軍民痛憤宰執誤國致寇指罵以為國賊衆口一音毆殺内侍御樂承宣二十餘人皆以為蔽塞君上聰明

懷姦名亂願以死為國家除蕭墻禍根人人踴躍開封尹王時雍雖以軍法彈壓不能禁也上繼天聰明乃宣綱師道入還舊職軍民咸以手加額為得請而去綱即登城復嚴守禦而金人薄城者奄忽遁無一人所謂獨脚皂旗與夫紅燈籠者初得之未恠也是夜望金人軍俄有舉紅燈二炬者乃知名内應者以此物為驗皂旗亦金人之所建軍民覺而揣其奸詐殘害之至有自投城而斃知其必不免者皆中人也明日方平等悉罷坐

視者送之獄羼姦遂戢内侍祖宗時位不供奉進子寄禄皆有常格自蔡京怙寵固位交迎近倖而尊寵之内外政事無小大未有不關内侍省或建節旄或領師傅又有領三舘者有封侯王者天子呼而不名侍而不立宰相往往其門生執政大臣順意者榮華逆旨者枯槁上新即政英明素憤將欲鋤去未有以發適于是時軍民殘而食其肉者偶中魁傑遂破其黨與兹寔天啓佑我宋假手軍民不勞而誅之也乃下詔曰童貫等妄興邉

事懐奸蠹國並往東南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邦彦巳下遠竄所存者百餘皆小官疎遠之人並非從來被童貫任使享禄者令寄禄進子恩數一遵祖宗舊制中外悅服　宣和録曰初种師道為宣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刼寨數日行路皆知之敵先為備一日出師以為功在頃刻矣行營司屬官方會封丘門草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權并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使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

守城卒放弓弛砲無得輒傷敵初五日大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無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駡欲毆之邦彥疾驅而免領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為此可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命閤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令諸生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放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偽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

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
已罷之俟金師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旰矣百姓
乃輿登聞院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震地樞密
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言無不行軍
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
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
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府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
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

于姦倭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濋謂
上曰事已爾無可柰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
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
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
之先得旨宣綱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
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
屍碎其肺腸揭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即
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宇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

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殺其家者數十人　靖康前録曰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伏闕訴李邦彦王孝迪懷姦明綱等無罪而罷社稷甚危乞請復之以慰人望既至闕下軍民不約而會數十萬書至日旰未達學生不過三百人軍民擁之雖欲去而有不可衛士為之説者此去禁中

遠不如往東華門撾鼓于是衆詣登聞鼓院推鼓㡾之于前數萬人抶東等撾鼓于東華門外至擊破之以助號呼聲徹九重上急遣中使宣种師道李綱入復還舊職初患不達既已追入久之不聞宣命快行行謂民衆曰朱御藥受宣劄下不肯去移刻一中使出或者曰此是朱御藥時衆方憤疾即拽下馬䌫裂其屍其餘同時被毆者張太尉等三十七人百姓争臠之須臾而盡諫官唐重師驥臺官鄭滋等相繼而去兵民以种師道李

綱未入挽其袖使入諫是日交直种師道李綱被旨而來復令處置守營司等事士民歡呼以手加額及二公入内被詔諭出再四慰勞軍民長揖而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盡其日

德安府進士張柄上書乞罷蔡懋復用种師道臣謹按尚書右丞行營司李綱忠亮剛方有為有守功在社稷澤被生靈萬口一談人神繫命方金人入境而奮不顧

身自請督戰蓋陛下裴度也臣竊見綱於瞻對之際有能無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之言是宜陛下待以心膂無或携貳比聞出師攻城為統制將校不肯入敵馬前退衂遂策廢罷成命已行兵民失措為忠義解體矣臣聞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又況兩軍交鋒有勝有負此臣所以知左右之人以綱進用之驟畏其敢言不能無异議而陛下聰明之德不能無疑惑也又況

用之專則權為人所畏信之篤則罷為人所忌此有識
之士為綱寒心顧有日矣然心比小却未應發達如綱
一斥不復再用臣恐將帥各懷危惧不能自保矣忠義
觧體將帥危惧不知陛下孰與平敵也前日與敵講和
而貪求無厭須索不已遂致京城經日圍閉今綱既斥
不復戰敵是欲講和不知陛下能使其必去乎臣願陛
下念綱社稷之功兵民具瞻之情亟復其職乞罷蔡懋
盡付兵權於种師道無使固位貪利之黨快其私心天

下幸甚　李邦彦罷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宫使紀實曰李邦彦為鄴人所憤怨纔出門爭呼毆擊將殺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其履因乘婦人小輿乘黄裙轎簾上命客匿於啓聖院以丐罷待命得去始敢去　諫議大夫唐重劄子攻守利害三事一事金人以議和好兵退有期而行營司與宣撫司寀相通諜虛張兵數以罔朝廷致姚平仲矯制用兵自取敗衄罪狀甚明奏報具在自有軍法不假臣言臣今體訪得行營司嘗寀遣人

檄中山河間等郡令以死禦敵宣撫司亦有文移責河北諸郡縱敵内侮之罪令擊歸敵以圖後效容具蠟書間道馳達此固兵家之祕計未知二司若果用之臣決知敗事如姚平仲奏報已先得與金人城下之舉百步之内踈繆若此豈能馳一介之使而寄千里之命乎若使金人獲之爲隙滋甚必謂中國陽爲和議陰行詐謀本虧信義愈結兵禍雖得蘇秦張儀爲使亦不能以口舌爭矣此甚可憂也伏乞明降詔旨諭以堅守盟約如

有詐謀反輙拒命者詔少宰張邦昌以軍法處置訖奏庶以觧金人之疑早令退兵免貽後患一臣於初三日自登城觀兵不成行戰全無紀律騎兵不肯鏖戰前致敵騎衝突遂敗我師又訪聞西師夜擊止餘後軍姚平仲遁去不知所在今來种師道老病難責以臨陣在外兵馬全無統領恐有不虞乞日下選武官曾歷邉任有武畧之人充統領制令總集諸路兵馬分屯結營嚴明紀律守衛京城一臣訪聞賊兵張仙等會集近甸意欲

乘間刼取金人金帛兼四方勤王之師相繼畢集其間多是烏合之衆不能無姦人若貪利忘義私相攘奪有虧和好致金人之疑愈滋外患乞下令告諭以解敵疑兼詔張邦昌等令委曲具白大金太子可早速退師以堅盟約右前項事宜並急切不可少緩伏乞睿斷速下三省樞密院同共商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太學生雷觀上書論李邦彥張邦昌不用二月初五日太學生雷觀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生三十六年矣自十

五總角為學校諸生執經之暇喜引古以論天下事當是時擅權之臣新鉗天下之口臣父兄師友聞臣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寧結舌以保身毋多言以取禍臣亦自知遠方寒士徒讀詩實無益惟不信權臣能絶人言以蔽人主聰明也歳在戊戌例貢辟雍復移太學首尾九載具知一二權臣果能以身塞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員以進身間或言非已所不利則是必為人之鷹犬不然摘細故以塞責耳嗚呼祖宗綱紀

法度掃地殆盡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飲恨宿怨無所告訴至使四郊多壘兵連禍結成今日之事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塞也言路不通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頃為宰臣者建言置司講議天下之事聚十數輩親附之人觀望阿諛所論皆毫末之細議罷一事奪於權幸則朝言而暮復舊矣何嘗有一大利害及於生民哉善乎臣之友生高閌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閌因對講議司策而為此言誠至言也

何者天下之廣歲月之深事之害利不可殫舉苟非身受其害豈能盡得其實今日張官置吏文書往來而欲天下除害興利豈不繆哉是故古先哲王求諫納善惟恐其不廣也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慎戒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史有書瞽為詩工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其所訪聞不甚廣

歟夫如是則王之身國之政其有不善歟天下之利害其有不達歟兹所謂與天下之人議之也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於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官已盡其職則報政之臣雖欲取容為人不可得也言路通而輔相得人則太平之治豈難致哉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恭儉之隱仁民愛物之心本於生知而行以至誠格於上下久矣臨御之初臣已知天下利害從此必得聞於上而下情無有不通者未幾求言

之詔果下旨意丁寧臣伏讀感泣者累日且語諸友生曰前日之言固以為恨今日而不言豈不負愧咸宜誦所聞見以報吾君也然詔下踰日上封事不減千數而未聞曉然有求言之實臣竊疑之豈求言之詔徒為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耶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狃前獘沮遏而不行耶不然何故惟聞陛下每勤乙夜之覧而未聞緣某人言某事實為利令行之緣某人言某事實為害令罷之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説

命曰非知之艱傳曰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則求言者斯受厥咎今日求言之詔徒為文具或執事者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復鉗口結舌如前日矣臣將見干戈擾攘之禍未易安定天下必至於大亂矣倘其所言皆屑屑細故不切時務則可再下明詔以申諭之不可謂其言無足取而遂已也臣恐士大夫尚以前時直言掇禍為戒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誠此臣所以首陳之也臣素愚直敢以切至之言上干冕旒觀陛下果能

行與否焉詔旨之所詢朝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邉禦戎之策之數言者固皆國家之所急也而當今之務有急於此者止一言而已陛下知之乎已知則當不待微臣之言若猶未也臣謹為陛下言之所謂一言何也論相是也蓋人主無他職事惟在乎一相得人則百官皆賢百官稱職則庶事咸理否則亂矣商之衰中國失道外蕃交侵高宗卒能行撻伐治中國成湯孫之緒致中國之盛者其本在於得傅說以王命居

冢宰之任總百官之職進言乎王探為治之本亦曰惟治亂在庶官而已何則庶官得人則治庶官失人則亂天下之治亂係乎庶官之得失庶官之得失係乎一相之賢否任宰相者天子之職進退百官者進一相之事高宗以命說為急傅說以庶官為戒此商之所以中興也國家崇寧以來俾張治具欲飾太平而天下靡靡日入於衰亂者皆由相非其人也相非其人庶官以類而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乃斥逐不用惟

用姦黨其始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日矣雖欲正刑明辟嚴悞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為何益乎然不極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據亂之道臣為陛下畧摭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聖二字以行已之詐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奸假享上二字以充已之私進直言者槩以狂妄斥之立正論者槩以邪説禁之善阿諛者乃以純正用之奸術既行無所忌憚故敗壞法度紊亂綱紀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强敵幾

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相臣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已來見於施為者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所以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中興之治可立待也翌日宣麻但遞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民大失望皆言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未能罷黜猶之可也其可遂相乎以臣觀之邦彥邦昌雖未若前者數輩為大姦惡察其掾術亦不過持

兩可以固位養恩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矣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邦彦邦昌曾有慷慨一言乎肯以身狥國自當一面乎邦昌奉康王入敵營為此不得已也至無恥也賢者必不肯當宰相之任而甘心為此行也邦彦邦昌於無事之時妄有除授召收親黨以為强助及多事之際假使命散遣親黨以送妻奴其何以率百官為國藩捍乎聞播遷之說則樂從畫效死之計則退縮其何以安百姓為國柱石乎敵所欲者與

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外蕃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啟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邦彦邦昌初不敢誰何致因人言稍稍罷黜詎能不畏强禦而退不肖乎當此紛擾其所進用尚皆親黨選論百官或不當職能以公滅私進賢者乎總統百官安堵百姓威撫外蕃進賢退不肖皆相事也邦彦邦昌踈謬如此決不可當今日之危急也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也

使中外臣寮士庶誠如詔旨盡知所詢利害上聞之日陛下獨罷行之抑須付之輔相罷行之耶獨罷行之非人主無為之道付之輔臣如邦彦邦昌必無能為也陛下知以是為急乎亦未嘗以此訪之羣臣乎竊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日金人逼城宜以命將遣師為急餘事姑緩可也此殆悮國之尤者臣以為不然天下安危皆在注意於相相得其人則將必成功相非其人則將必敗事蓋將之出入謀畫

必須以相為腹心將雖良而相不賢則失謀畫有畫餅之饑臨敵有掣肘之禍幾何不悞其事哉裴度為相李愬成淮西之功楊國忠為相哥舒翰有潼關之失此事灼然者其監不遠也前朝自蔡京為相遂以童貫為將興西北邊事二十餘年西北之良將勁兵所陷失者莫知其幾矣竭天下之力給二邊之費者莫計其數矣今日之事為利耶為害耶此日前之監也陛下以邦昌身在敵營未可遽罷則邦彥何為久留也陛下若不急罷

邦彥則雖有良將必不成功祇益取辱爾臣聞道路之言謂邦彥與二三黨類堅主割地之說閫外之事未能一切付之將帥割地一事係國之利害臣知建言者已熟計備陳矣臣不復縷陳惟知邦彥罷則廟謀必振將權必專割地之說必不行金人之計必消沮矣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之事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正當相之臣以為不然邦彥邦昌在政府日果如此則當力陳其未

可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以死諍則宜去職位亦可其言邦彥邦昌卒持祿不諍致此危急其心不過畏童貫之禍也豈有持祿畏禍之人而能為相乎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人才顧用之何如耳邦彥邦昌在前朝未能信用何如試之可也臣以謂不然人臣起自布衣致身政府其寵祿亦可謂盛矣其職位亦可以有為矣邦彥邦昌立朝以來曾建一言行一事有當於人心者令相之可也而二人

所為不過憑附權勢交結宦官希旨道諛以速顯仕而已豈復有它學術乎令天下之勢甚於倒垂縱之惟患其不疾又豈可以相事而復試無能之人也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彦邦昌不矜智能以任羣材乃得為相之道臣以謂不然甄天下之才而用之使之各當其位各盡其職以治庶務為之相者坐享其成功如柳宗元梓人之說此非真有相才者不能如此邦彦邦昌以私害公所引用者多非其人或用他薦得一賢士則

又處之非其宜用之不盡其才賢者多自引退若久在相位必不能為陛下進天下賢者成真相之業也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宰相之任不可輕付須於貴臣中進擢難以驟用臣以謂不然今日之禍皆肉食者之過正當擇人而用之或有功於社稷者或士民所望者雖小官雖陛任雖謫籍皆可起而用不必拘於資格傅說版築之賤高宗立之為相不疑而中興之業乃成說豈素貴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拔士為相四方不靖

扳卒為將令何等時遞遷貴臣耶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今日金人直入京邑亦天數也非人力所能止也不獨輔臣之罪也此尤姦之甚者臣以謂不然自前朝失謀與北朝結好人皆知其必為中國患邦彥為少宰踰年邦昌在政府又久何不為國家長慮却顧豫為之備致令衝突直造於此前日邉臣以敵必敗盟為言邦彥邦昌曾莫之省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其可歸之天命耶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金人

之禍乃邦彥邦昌輩阿諛所致必使之任其責不可於擾攘間聽其求去此乃妾婦間之說非為國之道也臣以謂不然知賢而不能用知不肖而不能去此最有國家者之大患邦彥邦昌既無智慮謀之於其微必無計策禦之於其後逐之而專任賢者可也世有為人之傭工者取其直而敗其事則主人必去之豈有謀吾之國既已悞國復固執而責成耶二人黨類為之地者臣言之極矣不識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若有一端之

說嘗惑聖聽則可以槩察其餘而邦彦邦昌不可相決矣二相如此其餘在政府者尤多不才不足論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其賢者一二在位足矣闒茸之人雖布滿朝廷顧何益於事而必優容寛假之不畧加沙汰哉太宗皇帝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内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止不過於邉事皆可豫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聖訓不其切

至歟今日金人來侵如此可謂外憂矣若用非其人更
為内患則陛下如何為國臣所以寒心也願陛下稽考
太宗皇帝之聖訓而益加慎焉然則當今為相如之何
而可臣愚以謂必智慮忠實學術正當德足以服人才
足以應變通知祖宗以來典故而於進退百官之間能
以公滅私不畏且怯夫然後可以鋤去姦惡汲引賢能
革極弊之事而布維新之政以濟生民以保國家則中
興之業陛下成之易矣金人何足慮乎自祖宗以來相

臣多以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盛典比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己任用不可聽厚誣之言天下無其人也仁宗皇帝至和中罷陳執中相而並用文彥博富弼二相久有人望正衙宣麻朝士相賀仁宗皇帝密遣小黄門於百官班中探其議論間有相賀得人之語喜謂歐陽修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茍不知人當

從人望夢卜豈足憑也茲事著之寶訓傳之士大夫至今為盛時之舉不誠韪歟陛下求賢必能用仁宗之操柄採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不待愚臣之喋喋也臣伏自覩陛下詔書求言使欲少竭愚衷以伸二十年區區之志竊臣人物至微若論細事則不如不言之為愈前草大利害書未及上而陛下先已施行恐成觀望遽即寢罷今乃輒言二相為人深若僭越然臣嘗謂鄭子産不毀鄉校猶使議及執政之善否況天子建大

學以取士論政為本而又有求言之詔且申誡曰毋回隱以溺於導諛苟若畏禍而不陳其愚臣實恥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辛丑盡十一日丁未

五日辛丑康王及張邦昌歸自敵寨以張邦昌為太宰肅王及太宰張邦昌附馬都尉曹晟質於金國軍前是日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郎沈晦借給

事中使斡里雅布軍前　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樞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金主名改晟曰實遺史曰初康王之爲質也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别易親王并要駙馬都尉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斂兵以待之乃遣邦昌太宰從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爲質

六日壬寅下廢苑囿詔詔曰比年以來京師拘收折毀

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囿宫觀有可廢以與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七日癸卯開封府牓諭書安撫士庶開封府奉聖旨乘時作過人開封及行營使司並斬訖竊慮姦人妄説事端將不曾作過之人撰造其罪恐嚇平人仰出榜曉諭

朝廷又出手詔安撫士庶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姦蠧國悉皆東下前往浙江如梁師成譚稹李邦彦已付遠竄所存百餘員皆是小官疎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

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寄資數等一遵祖宗之
典百姓無知鼓唱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驚京闕
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為首之人
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陷極刑尚敢結集仰徒中
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尼堪駐軍
於中路尼堪　自河東來遇城必攻比斡里雅布其行稍緩
至中路聞和議之詔遂止不行
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內侍京城不得倡率指揮聖旨內

侍官給役禁庭舊法嚴密歲來廢紊侵職撓權比取其罪狀暴著已加顯罪又命請給恩數官稱職寄資進子盡遵祖宗法所以檢制裁抑無所容貸尚慮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時之心猶懷忿疾不分善惡槩加凌侮已令開封府三衙以軍法彈壓自今更敢有扇搖倡率不從令者並斬訖聞奏咨示衆庶明聽朕意　靖康録曰初京城之戒嚴也城上設樓櫓及火砲弓弩鎧仗之類皆元豐舊制器械有餘而兵不足先令百官與

軍士上城相雜守禦而以內侍官分部統之敵叢矢射城上內侍令守禦者不得動且曰國家以金人講和不至相關有一軍士奮怒曰既已講和何得射我引砲石擊賊一發殺數人中官殺之軍士由是不敢動乃自城中傳呼宦官欲開門納敵及伏闕之日軍民數十萬聚於宣德門下遇內侍朱拱之撕擘死骨血無餘又內官得詔召李綱寘於懷不去於宣德門下曉諭百姓令退衆怒毆之於其懷中得詔書即大呼曰內官隱匿詔書

将作亂又殺之凡見內侍皆撕擘殺之死者二百餘人有司以聞上懼生變即令殿前班一軍士口傳上旨云殺內官者免罪其人於衆中妄呼曰殺宦官者無罪百姓聞其語遂羣入內官之家所遇輙殺掠其財物又相聚入其家搜獲兵器不可勝記皆輦到行營司交納其內侍皆逃竄財物畧無孑遺走入禁中不敢歸於上前泣訴於是命李綱根治斬三十餘人磔其尸於市方定李綱种師道復用凡內侍官城上守城及諸城門監守

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謂獨脚皂旗紅燈籠乃中人欲為内應者先是宣和中内侍多有賜第者官舍或隘陋即委府尹於傍宅置門然未嘗給其直而實奪之京城百姓或累世所有惟以屋舍既為奪去則無所托身惟與妻子日夜號哭告天而已又科斂百姓財力營造宮室臺榭或有擬於宮省者百姓應副不辦則督責箠楚有至死者又每至街市買物已售其價令賣者隨至其家所直皆不還或止償其半巷陌衢道馳驟縱横侍從赫

奕呼喝行路莫敢語者然是時宰相大臣多出其門內則有蔡京王黼為之腹心外則有王黼童貫為之爪牙故敢肆其兇惡至是百姓積怨乘亂得甘心焉　上賜宴於斡里雅布軍中　斡里雅布上書辭別書曰大金皇子郎君斡里雅布等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立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者定盟約日復貴朝奸臣誤國妄起釁端於是當司實懷疑憤深諒大

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為比且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為竊火一縱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畧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為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為念惟祈永於誠議共庇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該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於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於宰執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既聞此言敢不孚聽及蒙城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國安

定貴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
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矜衆
志特於元定賞軍物内減金萬錠銀一十萬錠表裏一
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喝下金帛頭匹更望
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令方言旋非不詣闕庭展辭
少叙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
宣徽北院使韓鼎桂州管内觀察使耶律克恭充大辭
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别幅謹奉書奏辭謹奏别幅人參

伍拾秤　簽書樞密院事守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使王球充送路使副特書叙別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國王皇弟都統茲審肅整軍威遠臨郊甸敢忘省愆之意遂蒙兼愛之仁再講隣歡復安獘邑感深肌骨賜重丘山更承念及府庫之虛減金帛之數益仰高明之意特深極芘之懷載遣車軺禀告還馭再三誠懇每荷矜全豈惟恩加於危難抑亦義重於乾坤惟有謹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德屬宗祧之有守阻道路

之叙違益慎寢饗永綏福祿所有贐儀飲餞已載前

書伏惟亮察謹白

九日乙巳奉聖旨將團結民居權令放散刑部侍郎王寓劄子寓見管京城四壁守禦却見近日團結四廂居民追呼在城下準備上城百姓驚擾離家失業人人有溝壑之憂契勘閉城日久居民艱食若更如此是重困也況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民居烏合皆無足用之人特可準備臨時搬運矢石耳必不得已

且令團結成保籍定姓名緩急追呼亦似無害矣伏望
速降聖旨俟指揮奉聖旨依權令放散
十日丙午斡里雅布上書謝恩書曰比者已復舊好即議
師還伏蒙聖慈差開封少尹就詣軍中賜斡里雅布等茶
果龍腦槳酒并差去人使韓鼎爾回復承親賜通犀銙
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吉重稠昭宣大信仰認聖
慈曲周用殫砥礪欽領之餘尤增感篆當司遂從歸期
今月十日巳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

息有少禮物具於別幅謹奉書奉謝別幅人參二十秤

下劄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詔曰勑太原府守

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已北州軍已於誓

書內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

亡有渝盟誓因舉大兵直至都畿重以宗廟社稷所係

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懽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

其犬牙不齊去處並兩平兊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

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遵禀毋或拒

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用保
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
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内地差去不在交割之限令
差朝散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
詔宣諭咨爾守臣體予至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暄
卿等各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起發犒軍銀綢
至金人軍前李梲議和許以銀一千萬兩犒軍梲親至
内藏庫催出銀提點官内侍王若冲監出銀每十萬兩

為一綱以一百人搬擔以使臣二員押發凡一百綱起

絶一千萬兩之數皆出於内藏庫不知士庶之家輸納

者何以用之此與王孝廸督金銀牓示之數不同未知何

如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實使於尼

堪河東軍前尼堪兵將至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

肅王使於斡里雅布乃議不可不使尼堪　遂遣路允迪滕

茂實使尼堪于河東且告割三關之地也　復用李邦彦

為太宰李邦彦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

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為太宰　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以兵二千與金人十七騎戰敗績和議已定金人遣十七騎持文字報其國中經由磁州李侃以身為兵官且承掩殺之旨初金人抵京師也淵聖詔河北州軍畧曰种師道姚平仲遠提西兵以助天討云云深恐脊適令河北州軍盡行掩殺云云乃率禁軍民兵二千往擊之與十七騎相遇金人曰不須用兵今城下已講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國中幹事侃不信欲與之戰十七騎者分為三以七騎居前各分五騎為左右

翼而稍近後前七騎馳進官軍少卻左右翼兩勢掩之且馳且射官軍奔亂死者幾半　金人退師遺史曰金人既退种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無噍類若縱之去他日禍不可測李邦彥不從罷師道為中太一宮使五日一到朝堂議事以姚古种師道折彥質范瓊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　金人揭牓不擄掠信德府初金人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至京城下既已議和乃晉信功朝

廷議失信德府之罪信功與通判梁訓禮皆貶嶺外兵將官分送廣南安撫使劉韐奏司録已下皆脅從放罪金人渡河獨揭牓大畧謂攻擊京城朝廷遣肅王及太宰張邦昌持書言奸臣姚平仲誤國已許割三鎮以北地請和緣信德府不係所割之地並不得擄掠十一日丁未金人質肅王同行先是以康王為質以康王語言不遜金人不愛也復令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焉种宣撫奏言　歸必不設備請邀諸河俟其半渡可

以擊之李棁等在上側云以爲掣肘論難既久終不許擊然上心欲無如之何於是師道發憤感疾　靖康遺録曰敵之來雖少有抄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活之使控馬荷擔隨其馬後驅之去老弱者舍之自京師至黄河數百里間井邑蕭然無復繁盛時景象矣可勝浩歎　太學生楊誨上書論割地二月十一日太學生楊誨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金人至京師掠近輔殘馘夏人以騁其欲雖漢唐全

盛之際容或有之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騎至雍甘泉而唐太宗貞觀之初突厥掃城入寇抵於渭上當時此二國承父兄餘資兵鋭馬多傲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故能一舉而騎甲蒙帝都其勢可謂盛矣然竊考文帝太宗所制禦二國之術甚優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蓋漢唐當天下無事時廟堂之上君臣謀能以戎務為急一旦事起倉卒而吾先有以處之語其大要不過詭而禮之使敵志寖驕而已志意寖驕則

務遠畧忽近慮士卒疲弊而畜産耗亡取死之道也天
予於此興問罪之師誰敢屈强頡頏作氣勢如曩時邪
漢唐所以安邊境其大計不出乎此臣竊惟道君太上
皇帝臨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積累之厚天下承平
無事咸順指令大臣於此時不能思艱難致勤苦務柔
聲婉顔以狐媚上聖此漢唐計策不復聞故金人得以
乘中國之釁也夫敵國乘邊鄙之釁豈自古帝王之時
無其事耶守禦之方覊縻之義征討誅伐之法簡編具

存宜縉紳大夫平昔所稔聞而厭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前日侵軼之變圍視共計率不得其要領上皇出狩宗廟震驚此皆失於不素練之罪也陛下比舉特以驕敵人窺伺之志紓畿甸攻劫之危至於經畧施為發自天衷非愚賤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際道路所傳臣竊惑之臣聞陛下自金人之來既賚以金帛又許以歲幣今且遣使割地以賂之夫金帛歲幣已不足惜柰何割祖宗地以賂遺敵國乎夫割地以賂敵國雖漢唐之陋猶

不忍為執謂陛下神聖英武而肯為此且中國與外鄰議和不聞於三代而特盛於漢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至備厚以歳幣則不失於傷財以和親則不恤於損威然終不肯以尺寸之地輕予之者二帝之意豈不曰土地人民國之根本不可輕於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謀誰為陛下籌之也臣草茅賤士無由預朝廷末議事之利害皆不得而詳不識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關耶臣聞昔周世宗下三關瀛漠

皆異代事敵人不得以為辭又況自祖宗以來二百餘年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為之限制者甚備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識陛下令割之地其四鎮耶臣聞太原中山其地嚴重可以扼敵咽喉自祖宗以來精兵重卒悉屯駐於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勢也夫以限制形勢之地遺敵人其不猶倒持太阿授人以鐏乎然陛下必毅然為之而不顧者臣知其意矣豈非憚於用兵邪臣聞兵雖凶器戰雖危事然而自古神聖之君

所以立卓絶之迹者未嘗不由於用兵向者金人之來起於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諸道兵未會不戰宜矣以其近於禁城宗廟社稷不可不憂不戰宜矣今敵兵既歸師老械弊又其來也必大聚數國之師捲甲而來其鋒難犯然烏合而易散既磨之以歲月安知不自相背叛耶陛下宜於此時馳一介之命諭諸鎮之兵因其交地之際啟發釁端趕掃風除以破其衆將見劾敵之徒駭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區區之信臣竊為不取也

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與金人則中都迫於北邉陛下必不免遷都矣方今洛陽長安近於敵國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國不可都就令闕一字日强敵熾盛國勢為弱用事之臣計無所出不過勸陛下都襄鄧州㕓漫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闕兩字南菊潭環居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自崖連路昔人號為形勢之地沃野之墟疑為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諫以為不足用至昭宗時

朱朴上議以為建都之極疏入不報豈非有所不便故邪況京師自祖宗以來繕治非一日宮闕神麗局務府藏里閈市肆極侈而豐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鑑前弊惜民力因陋就寡為一切因循之制將何以貽厥孫謀昭示四方邪臣以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與金人則敵人歲驕華夏日蹙臣恐強敵驚擾邉𨑹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騐之昔唐寶應二年吐谷渾党項領兵二十萬來畧武功留於京師凡十五日大和三年

南蠻衆掩فففف

南蠻衆掩赵戎嶲二州陷之止於西都者十日當此時天子務為姑息以紓一時急不發兵以窮討使牧馬犛牛之隸有輕中國心自此以來揚塵鳴鏑突我疆埸曽無寧歲臣嘗讀書至此雖憤外國不靖然亦未嘗不恨中國有以誘之也令吐蕃南蠻畧我郊甸觧鞍緩帶至於旬日目悦燕趙之色口厭甘美之味文綺佳紈又皆如意夫歆羨甚則敵國之心生敵國之心生則侵盗之本也又況强敵已習知吾山川要害也臣謂令不怖金

人以兵則背脅癰疽之患成殆恐其來不已唐室之患且復見於今日此臣以為二不便者此也今議者但以慶歷之初仁宗與敵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擁兵窺中原塡守可以遏邉萌之禍且示大信於邉人臣謂渭水之盟杜如晦實敗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質普賛背叛夫如晦晟非曉術數者也然而遇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誠以敵情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謂北虜所以不敗慶歷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結其心

耳夫本朝自仁宗以來朝廷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環無一夫舉兵者當此契丹何由而侵擾邉陲邪況祖宗故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彼雖强悍何以啟其釁向使天祚不失道人馬猶盛强遷延寖息以至於今日覩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國士馬之豐耗臣謂契丹敗仁宗之盟也已在於數年前陛下能保其不空銳抗戈以覘候風雲乎能保其不敉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則盟誓於金人果何有哉此臣所以為三不便

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聖人能之伏願陛
下順天人之心發英偉之志因强鄰之逼出湯武之師
伺其過河交地之際不固執前盟先發其釁示以必戰天
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為子孫無窮之基凡今縉紳士
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厭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
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治安未甞練卒蒐騎又廟
堂之上卒未有應變之臣是勢未可以戰臣獨以為不
然臣聞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顧人君所用如

何爾昔藝祖好武功則勇猛之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以令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必須假之將見朝廷之上不獨李綱种師道輩可稱述也雖然令將相如李綱种師道臣知二臣亦可以辦一時事何則綱之忠義有餘而可以事君師道之謀畧有餘而不至誤國又況輔之以吳敏之鍊達耿南仲之老成將欲建功何有不濟臣多見講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閒之餘淹貫古今豈不知其利害邪且外

蕃雖與吾國甚不相能然自古以來控御之術不一而足當其悖慢太甚曷嘗不與之戰今日但以石晉為戒不敢與爭鋒不知石晉時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德既不足以懷徠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舉而覆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圖指揮顧盼行有餘力豈可與區區之列國同所慮乎臣誠不佞雖岷峨一布衣平居常患無似遂取古人書閉門熟讀月延歲累頗識古今治

亂自謂論世事顧賈誼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寛大之聲勤儉之政已著聞於天下感激涕淚願盡死力然而區區之愚尚有望於陛下者但願陛下臨時聽政更少濟以英斷明決助成聖德使巍巍之功業上擬商宗周宣臣謂百蠻且不足平况蕞爾金而足以軫聖慮也狂瞽不識朝廷忌諱罪當萬死　李邦彦乞致仕臣累乞致仕特蒙聖恩依奏伏念臣奮自孤遠遭際興運寖躋華貫遂冐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負清議

屬者上皇退託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輔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屢瀕死有所不避令譊譊之徒扇惑羣聽喧競倉卒白黒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靈而已何敢為身謀而人詆以為姧緩師講和自金人犯邉僉令大臣議容圖萬全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指以為闕守一心之精白天實臨之乃至定輸金人直以釋白著之疑寛括羅之令以賑艱食之急撫循坐甲之旅以勞城守之師若此之類事涉細微雖思出睿慈而

間陳於前不敢緘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濟豈能家至戶
到人人提耳而諭之哉衆聽未孚鑠金可畏不知引避
何以厭服斯民之心伏望檢會已降聖旨早賜施行奉
手詔太宰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屢形憂國憂民之誼以
至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
冊立之際備罄忠誠仐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
撫軍民為急務故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弗
靖鼓唱流言反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

予聽已依所乞宫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六